

史記測議

傳五十八之六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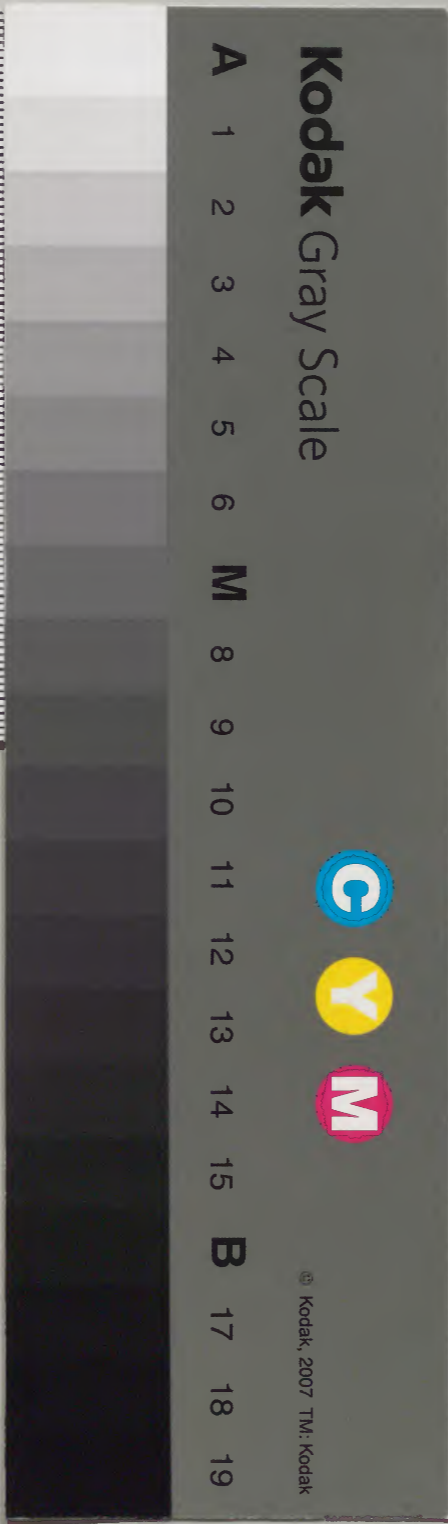
廿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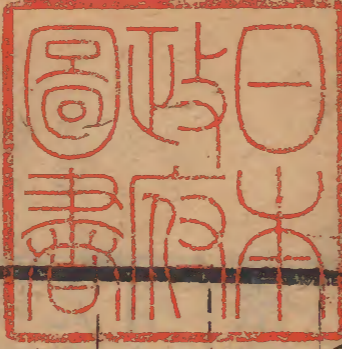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八	七	五	〇
六	六	〇	〇
四	〇	九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〇	〇	〇
一	四	五	〇
函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750	
冊數	40 (37)		
函號	279	40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史記卷之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華亭

徐平遠

淺草文庫

凍子龍

測議

王繼頌曰
此傳總見
淮南驕恣
文帝仁厚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
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
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官為築外宮
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敗
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

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

母弟趙兼因辟陽侯言吕后吕后妬弗肯白辟陽侯

不疆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

上上悔正義曰悔不令吕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真定

真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毋家縣謂父祖代

居直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為淮

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衛山豫章也上自將兵

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嘗附吕后孝惠吕

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嘗心怨辟陽侯弗敢及

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為最親驕蹇數不奉法

上以親故嘗寬赦之三年人朝甚橫從上入苑圍獵

與上同車嘗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能扛鼎乃往

請辟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椎辟陽侯索隱

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

侯力能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

吕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

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

董份曰厲王雖以母仇殺入而指數其罪皆當辟陽本有死罪故赦弗治也

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

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

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

自為法令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

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乎遠曰棘蒲侯子不宜稱太子當時獄詞必有誤也以輦

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為馬曰輦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子

龍日七十人何能反或遣刺漢陰專及焚積聚驚動眾也如李師道王承宗所為耳令人使閩

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上至長安丞

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

尉臣賀衛盜賊中尉臣福昧亦言淮南王長廢先帝

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人擬於

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

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

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

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士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

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

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仕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

有罪失官爵稱上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

伍者也開章名

唐順之曰
淮南王謀
反事不詳
見敘事中
但於劫秦
兩詳之

身言

卷之三

三

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欲以除○乎遠日嗣子謀反侯得不坐漢法何寬也

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

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

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

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不

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索隱曰簡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間忌字

音亦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

同縣東六十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又伴聚土樹

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

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

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擅罪人罪

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

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

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褒膺

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

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

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

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

史記

卷之三 衡山列傳

四

晏春即淮
南相春
也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四

以聞

文穎曰
忌簡忌

吏請召治之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

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或自附漢長當棄市臣

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

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

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法度不聽

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

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

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

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郫索隱曰嚴道有
邛郫來山有邛置

故曰嚴道
邛郫也遣其子毋從居索隱曰案樂諺云妾
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為

築葢家室皆厚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

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三斗

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
事可其制也

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

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傳

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

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

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發車封漢書音
義曰檻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衡山列傳
五

車有檻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隱

封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

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歿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

雍令發封以歿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

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

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

蓋此言亦大過也士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

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

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

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為單陵侯子勃為安陽侯子賜

為周陽侯子良為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

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

人不能相容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

相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

容之後四凶之內有承黃帝顓頊黃帝之後舜顓頊

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周公殺管蔡天下稱

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

乃徒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

王為厲王正義曰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乎遠曰淮南王

衡山列傳

史記

卷三十三

七

成未置後故移城陽王王其故地為之後因得置園如諸侯也

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

不軌自使失國蚤歿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南

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皆復得

厲王時地叁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

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發兵應之其

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為將王乃屬相兵淮

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為漢漢亦使曲城侯

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靈名德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

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

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以

為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涇徙衡山王王濟北所

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為貞王廬江王邊越數使使相

交故徙為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為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

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歿

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

武安侯武安侯時為大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

張之象曰淮南相名不違君實則為漢可謂善用權

謂善用人

此與叙三王所以廢

且皆皆善

其見而景

帝或因成

從之故爽

不煩而意

自是

史記

衡山列傳

七

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

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

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

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也拊循百姓為畔逆事建元

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恠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

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

兵當大起王心以為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竝爭

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

材諸辨士為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

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彗有口辯王愛陵嘗

多子金錢為中訶長安徐廣曰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

又遺淮南王書解臣盡力故棄市○乎遠曰陵必約

嫁列侯在長安故使訶伺史不記其嫁處闕文也約

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

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

孫修成君女為妃應邵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為反具畏太

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

席王乃詳為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

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

衡山列傳

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

徐廣曰一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人莫及聞

云歐擊郎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

誤中太子索隱曰樂諺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太子

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請京師被即願奮擊匈

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

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

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

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王王后詔欲無遣太子遂發

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案樂彥

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

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劾不敬王以請相

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

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

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衾士衣持戟居庭中

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

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

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宏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

弟肆日中尉股旁可謂入危疑而不亂者

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霸被事耳王自度

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

安擁關奮擊匈奴者霸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素隱日崔

王整日兩詔弗許兩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塞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

公卿請文法古雅可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

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

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

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

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

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言

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

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或

言其先伍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宫車即晏

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嘗山王符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竝

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

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

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止寬赦大

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

王整日漢古田為被

傳最失

按百年
之秦近
世之吳
楚作兩
莊

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
 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因之三月復
 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
 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
 文王一動而功顯於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
 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
 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
 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太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
 王之道殺佈士當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
 海之衆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
 暴兵露師嘗數十萬歿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
 頃畝百姓力竭欲為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
 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
 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
 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
 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
 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

女

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

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

說遺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

得平原廣澤丘王不來

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

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

於是百姓悲痛相思

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

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

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

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

子龍曰尉佗求女事史不見伍彼欲

傷作請書徒豪朔方以容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

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

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

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

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

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

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

應邵曰禮飲酒

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

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

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

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字遠曰竇氏帝舅家吳楚反強起魏

其為將以計定謀虜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為肺明也

徐廣曰在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會之身歿絕祀

梁碭之間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

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

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

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

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

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歿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歿之目而天下去之

今臣亦竊悲大王棄于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

羣臣先歿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

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孳子不害最

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為子兄數如淳曰不

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嘗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

曰不省錄著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為侯而淮南

獨二子一為太子建父獨不得為侯建陰結交欲告

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

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

索隱

日漢書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

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

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嘗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

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

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

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

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

欲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

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

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政

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得其理

土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缺也重裝富

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南越賓服羌

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

如淳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各

開朔方

匈奴折翅傷翼失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

為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

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

舉瓚曰建以父怨欲發淮南陰事審卿以大父怨深

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嘗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為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類

接男子徐廣曰之所處一作唯

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

者一言此數發

所悔王曰男子之所處者一言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死報之矣

伍被為已歿也

且吳何知反索隱曰案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

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今我令樓緩先要成臯之

漢書直云緩無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孚遠曰周被陳定皆著姓名緩不得獨

去姓樓緩當是正義周被下潁川兵塞轅轅伊闕之道正義

日轅轅故關在河南緃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陳定發南陽兵

守武關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

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

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成臯

關也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

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

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群

臣近幸素能使眾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

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

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

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道成之眾錢鑿棘

按被非錢鑿

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

特之言

天下與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

不自覺

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

刑峻天下敖然若焦索隱曰音消反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

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

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

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

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

耶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為過矣王曰

苟如公言不可微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曰奈何被

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廣

水草美民徒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偽為丞

相御史請書徒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邵曰輕

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鬚故曰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

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

又偽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

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如此則民

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於

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

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

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索隱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

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事大將軍丞相一日

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使人即刺殺

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韋昭曰如蒙巾

龍曰欲窮治淮南獄者公孫弘也而淮南以王欲發

為說丞相下之如發蒙可見弘之見輕也

董份曰被貴為淮南書及而史記所錄被請更自告之文其間不無餘辭而太史公其載之所以微見被之冤狀而惡湯之專殺也

史記 卷三十一 淮南王傳

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

二千石僞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

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檄從東方來

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

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

我者即無應奈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

之船守下雒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鄒素蘇林曰下雒縣名結九江之浦

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疆弩臨江而守以禁

唐順之曰其謀比之田祿伯桓將軍諸人不逮遠矣此懲杜豈之計也能無為人擒乎

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南越助

也豈其諸吏時以為設此下于龍曰伍被謀士何其計之陋策陰為漢地而求免死乎

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

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

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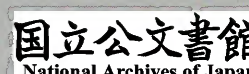
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

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

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

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歿以為

口絕乃謂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



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

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火伍被自

請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及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

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守者

素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

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

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

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

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至趙王彭祖列侯臣張等

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

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

傷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

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

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

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真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

為士伍毋得宦為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

日非吏故日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

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

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到殺徐廣曰卽位凡四十

二年元符元年十月歿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

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

為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為九江郡徐廣曰又

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生子三人長男爽

為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

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

而後之所

節聞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為畔逆反其亦心

結賓客以應之恐為所并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

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奴故劾慶死罪

疆榜服之衡山南史以為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

告內史內史治乎遠曰此內史漢內史也治者治其獄也言王不直王又

數侵奪人用壞人家以為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

子不許為置吏二百石以生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王自調除國中今

皆為置之衡山王以此悲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為

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謀作計榜王

后乘舒歿立徐來為王后厥姬俱卒兩人相妬厥姬

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壘猶殺太子母

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王衡山太子與飲安力刺傷

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及弟無采

嫫素歸與奴奸又與客奸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

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及中兄孝少

失毋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

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毋者漢妻音美

曰傳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

後此連十數

王后既

情曲

侍者與孝亂以汗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

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

口王后飲太子前為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

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嘗欲廢

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奸無采與奴奸

王彊食請上書即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

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

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

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

計日夜從容觀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

輶車鏃矢徐廣曰輶車戰車也○索隱曰救漢書作

天子聖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數稱

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

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為淮南已西發兵定

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

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

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為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

羸之長安上書索隱曰羸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

御者紆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以

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即上書

反告太子爽所為不道棄布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

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反者未

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

主章目擊
如是三字
提撥此一

事且暴白
矣

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擬太子使白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案漢書表司馬安也太行息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到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紆棄市王后徐來亦坐盡殺前王后乘紆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得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僥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遺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朝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李女陵作謂是弟不和傾國頌命

不更難車延頓半里處云云

其谷難登千仞... 夫陳楚... 射... 其... 千... 臣... 山... 太... 國...

史記卷之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
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循理亦可
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
代也三月為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史記

循吏列傳

王維樹曰
無他異政
皆便民者
先之

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

以水徐廣曰乘多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坐莊王

以為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

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

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

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為輕令市令來言曰市

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

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索隱曰庫

王以為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

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柶

孫叔敖馳索隱曰柶庫車之令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

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

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

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皇覽曰

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

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

事抑別有所出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

太史記異耳

登曰
孫叔敖馳
庫車之令
而高其柶
者示之行
也西門豹
罷河伯之
聘而鑿其
渠者示之
好也

史記 卷之五 循吏列傳 三

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

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

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

其貴賤不豫定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子龍曰太史傳

拾遺每以莽月而在子產三年而後得之此刑德之乖矣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

無天籍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喪期不令而治

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

我成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家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家是也○索隱曰韓詩稱子產

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哭其佩袂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

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

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

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

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龍

曰公儀休拔葵莢機此知大體者給魚之言蓋諧辭且為鄙人道也食茹而美拔其園

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土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

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

正義曰理獄官也

過聽殺人自拘當

楊慎曰新序亦載此事文承更得當參觀

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為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為多不與

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

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為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

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

索隱

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

故使為理今過

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子龍曰太史公傳循吏無漢以

下者傳酷吏無周以前者奇儼深矣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亦鄭民號

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

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揚慎曰贊語叶韻而何注奇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為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
述焉叔孫鄭產自昔稱賢拔葵一利救父非憊李
離伏劔為
法而然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
華亭
徐學遠
陳子龍
測議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

華亭
徐學遠
陳子龍

測議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罷於古之衛君文類曰六

國時衛伯稱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

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素隱曰莊者嚴也孝景帝崩太子即位

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

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學遠曰此

王維楨曰
始末所具
盡是佐直
更不雜以
他事

即嚴助發兵救越事也蓋先遣黯後遣助

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

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

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

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病歸田里

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

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

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

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為擇郡丞

及史使之鄭當時為大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

黯多病卧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擢之上聞召

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弘大體

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

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

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

色嘗慕傅柏袁盎之為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善灌

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名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

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為丞相中二千石

來拜謁蚡不為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嘗揖之天子方

王雅慎曰此斷迷黯性行他人或用首或于尾則為常太史公獨乘問天此非浸殺也

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

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

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

矣汲黯之讜也索隱曰讜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

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門三月為

上嘗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諡恩也數者非一也終不食最

後病莊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

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

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六將軍青侍中上踞廁

而視之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廁也廁亦邊側丞相弘燕見上

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

更定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

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

汲黯列傳

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如淳曰公以此無種紛亂也

矣子龍曰湯後乃貴顯累世直事之不可解者也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嘗在

文深少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

筆吏不可以為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

側目而視矣是時漢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

乘上問嘗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

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

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音魚列反而黯嘗毀儒面觸弘等徒

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

其巧其勝其具至周為班非

禮反 陷入於罪使不得反其真以勝為功上愈益

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

事弘為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

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為右內史

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

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

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

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

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歾

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子龍曰惟大將

軍能下長孺故淮南天子既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

益不用始黯列為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為小吏及弘

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

相封為侯○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

列或尊甲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

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

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

匈奴渾邪王率眾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

民賞馬索隱曰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

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

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

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

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如淳曰貴

中有高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

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目目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

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

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

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闌出財

物于邊關乎

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

無符傳出入為闌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

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

者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

汲黯之言今又復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

官於是黯忘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

徐廣曰元狩五年行

五銖

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

乃召拜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

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

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嘗有狗馬病力不

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

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

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

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

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

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

漢仁錫曰九卿位高

宜早言

早退

按論衡云淮陽

鑄偽錢吏不能

禁汲黯

為太守

不壞一

一人高

枕安臥

而淮陽

政清

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與事舞文法

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

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僂矣息畏湯終不

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

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

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

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

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

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嘉隱曰索漢書作段宏始事益

侯信徐廣曰太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

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為項

籍將籍歿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

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鄭君處

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禹於厄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

之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

音置驛馬長安諸郊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開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

漢書曰鄭莊與汲長

汲黯列傳

獨性行不
相以爲其
於置著馬也
同

置即驛馬謂

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

且嘗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

少官薄

手遠曰景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然其游知交皆

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

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

其時議貶秩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大吏誠門下

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

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

過算器食

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

每朝候上之間

穀

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士及官屬丞史誠

有味其言之也嘗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

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

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

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

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

者何也然鄭莊在朝嘗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

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

賓客爲大農儻人

索隱曰儻音郎儻反辜較音姑庸謂當時作大農在賓客儻人取庸

直也或者貫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

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汲鄭列傳

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

史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

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

益落索隱曰落落零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

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子龍曰太史公深

沒也一則曰以黯故官其弟一則曰以澗汲鄭之困而其

莊故子孫多至二千石所以厲廉節也

大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

否况眾人乎下邳翟公有言徐廣曰邳一作郚○索

始翟公為廷尉賓客圍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

公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自一死

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

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歐埋天子

伏焉積薪與歎位值僉賢鄭莊推上天下翕然交

道勢利翟

公愴旃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終

九

茅坤曰此
兩人行肯
不同而猶
意氣相合
其厚也實
落並落落
太史公為
一傳以舉
為之

五蘇曰大
史公感慨
之言其深
情從朋友
不救尉刑
出家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
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
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
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
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
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

史記卷之一百二十一

華亭 徐孚遠 陳子龍

測議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孝者課功著至於

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

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疆國

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

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

至繼續曰
文學與廢
祖代沿革
此文倫之
有他敘教
于百年事
略無滲漏

史記

儒林列傳

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

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

陳楚杞莒匡等兩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

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

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

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

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子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

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或於衛時孔

子尚子張居陳正義曰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內五里

有澹臺湖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

州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

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

於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綿焉然齊魯之門

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

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

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懸儒鄉溫湯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

岸有坑古相傳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

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里為陳涉博士

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民合

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

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

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

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

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

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

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

通作漢禮儀因為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為選首

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

正義曰顏云陳

豨盧緇韓信黥布之徒相以及叛征討也

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

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

正義曰言孝文

稍用文學之士居位

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

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

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

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

於魯則申培公

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光反

於齊則轅固生於燕

則韓太傅

索隱曰韓嬰也為嘗山王太傅

言尚書自濟南伏生

索隱曰按

張華云名勝紀

言禮自魯高堂生

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

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

言易自菑川田

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

索隱曰胡毋姓也字子都

於趙自董

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

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

衣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夫下之學士靡然鄉風

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

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

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

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

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

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嘗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

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嘗臧

漢書百官表孔臧也

博士平等

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

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繇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

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

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

與焉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嘗擇民年

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

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願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

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二千石

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嘗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

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

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嘗籍奏即有秀

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

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

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

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徐廣曰一云次以文學禮義

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以文學禮義

為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

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已下補

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

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

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

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

備員請著功令佗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

按師古云令縣相長丞也二千石謂侯守諸王相也

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

祖于魯南宮

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

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

與劉郢同師

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

郢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傳其太子戊戊不好學疾

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

徐廣曰腐刑○乎遠曰胥

靡徒隸之屬非庶刑也

申公恥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

復謝絕賓客獨王命石之乃往

徐廣曰魯弟子自遠

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

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子龍曰今尚有申

公詩傳如索隱云或是後人所託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

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

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

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

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

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

徐廣曰馬車天子

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至

楊慎曰始以經稱經解再見于此

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
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
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
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
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者十餘人孔
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
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
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繆生為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為膠西中尉鄒人闕門
慶忌漢書音義曰姓為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

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
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袁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
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乃弑也
轅固生日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
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
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日冠雖敝
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
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



陳仁錫曰
湯武革命

應天順人
望人已存

明訓何此
紛紛

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及因過而誅之代立
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回生日必若所云是高帝代

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

日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

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

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回生問老子書回曰此是家人

言耳索隱曰服虔云
如家人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

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駟案漢書乃使回入園

刺豕景帝知太后怒而回直言無罪乃假回利兵下

園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

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回為廉直拜為清河王太

傅徐廣曰哀
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回

諸諛儒多疾毀回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

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
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

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

齊言詩皆本轅回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

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
各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為博士景帝時為

史記
卷一百一十三 儒林列傳

于城且野
謂比儒書
于律令非
也儒冢外
百有刑各
家何得以
律令比之

嘗山王太傅

徐廣曰憲王舜也

韓生推詩之意而為內外傳

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

受之

索隱曰貢音腕

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

生孫商為今上博士

伏生者

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

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

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

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嘗

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

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

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繇是頗能言尚書諸山

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

陽生

漢書曰字和角于乘人

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

書以文學應郡舉諸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

無資用嘗為弟子都養

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為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灼烹為

養及時時間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嘗帶經止息則誦

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為奏

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受幸寬寬為人溫良有

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

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見寬為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見寬位至

御史大夫徐廣曰元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

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

不為盡力張生亦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

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

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

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

六安國書云皆書滯於壁室歟爾復出古訓復申成

知以今文讐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為之

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

十六篇起者謂諸學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

起發以出也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亡益多

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為容索

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口子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為

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為容不

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為漢禮官大夫至

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

展云二人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皆嘗為漢禮官

姓字非也單次單姓次名也

儒林列傳

案坤曰以
來為禮社
之亡也太
更公獨望
而著之

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以禮為淮陽太守是後

能言禮為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

商姓瞿名字子木瞿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

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

武孫虞子乘子而灌與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

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

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

川人孟但以易為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

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

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蓋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謹

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

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山井禮下行學士

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為江都相索隱曰索仲舒事易王土貳帝見以

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水雨閉諸陽縱

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

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

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為遼東高廟及長

接師古
云言新
孝者但
就其舊
弟子受
業不必
親見仲
舒

史記

卷之三

儒林列傳

十一

陵園殿災也仲舒為災異記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

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一作茶亦音舒

以為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

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

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為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

仲舒可使相膠西王子龍曰弘之出仲舒於膠西使汲黯為右內史後之嫉賢者多

本此術膠西土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

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為

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

傳公羊氏也

胡毋生齊人也孝景時為博士以老歸教授齊之言

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愛焉股丘江生為

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

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股又作股也

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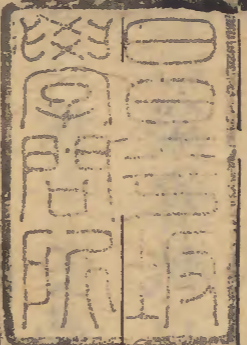
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

為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

真竟曰董仲舒胡毋生瑕丘江生三傳皆引入公孫弘何也弘之治春秋不如三子三子皆不顯而弘位三公卿史

藪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季始自
炎漢著今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
易言詩雲蒸霧散與
化政里鴻猷克贊



寬政戊午

